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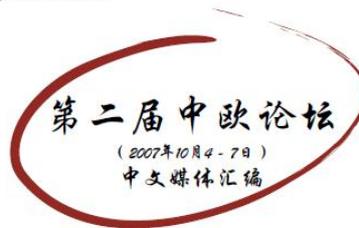


回顾第二届中欧论坛

了解更多，请登录 www.china-europa-forum.net;

关注微博：<http://t.qq.com/c-eforum> 或 <http://weibo.com/u/2414895981>。

1. 第二届中欧论坛于 2007 年 10 月 4-7 日在欧洲举行。46 个论坛讨论组，近千名与会代表，分别在欧洲 9 个国家的 23 座城市同时拉开帷幕。这是中欧社会之间第一次举行如此重大和开诚布公的全社会对话，它涉及所有社会职业的各个行业和彼此社会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。



Second China-Europa Forum
(October 4 - 7, 2007)
Press Review - Chinese Media

图：第二届中欧论坛中文媒体汇编

2. 于硕（人类学者）：对话的挑战：如此大幅度论坛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上演，既是一次动员、整合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危机场合。原有的结构不再稳定，原有的“我们”趋向“他者”，原有的标准出现混乱，原有的资本需要整合……大家面临巨大的知识、思想和存在的调整。



图：于硕，人类学教授



3. 于硕（人类学者）：“中国的参会者有点民族主义”：中国的参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精神负担，大家都会在内心提醒自己，我代表中国人，要为中国争光。其实我们期待每一个来参参会者，代表你个人，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出发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思考中国的问题。
4. 章启月（中国驻比利时大使）：中欧之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相互了解。欧洲一般百姓对中国的了解，甚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阶段上。从欧方（在中欧论坛大会）提出的几个问题来看，他们甚至不觉得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，还问中国愿意遵守国际上公认的准则吗？



图：章启月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

5. 保罗·张万亭（前欧盟驻关协大使）：欧洲式民主在中国行不通。每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民主观念，但有两点必须强调：第一，要尊重人，不能随便把人扔进监狱，专制是应当被取消的；第二，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形式。尊重这两条原则就可以了。



图：保罗·张万亭，前欧盟驻关协大使



6. 保罗·张万亭（前欧盟驻关协大使）：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快速发展，但对穷人却不是，影响中国未来的是穷人问题。穷人和富人的区别，其实最大的不在于财富，而是获取知识的权利的区别。农民、农民工问题不解决，和谐在中国就是空话。
7. 纪宝成（原人民大学校长）：论坛最大的特点在于民间性。有社会各阶层的人，包括官员、学者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妇女、青年。中国正在迅速走向世界，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上层、官员面对世界，仅仅是官员了解是不够的，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民众的相互了解。



图：纪宝成，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

8. 阮曾媛琪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任）：社会工作在中国将大有可为，社会工作专业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它的功能，简单讲就是解决社会问题，预防社会问题，还有发展人和社会的潜能。它也是整个社会的开放度，公民社会建立的重要标志。
9. 卡蓝默（法国思想家）：城市治理的核心？在过去的 50 年里，你们最主要的弱点是将有生命力的事物变得机械化，一座城市是有生命力的，不是一个机械装置。你们将城市的角色划分为交通、房屋、办公室、大的区域，但生活不是这样，我们要将一座城市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。



图：卡蓝默，法国思想家

10. 卡蓝默（法国思想家）：中国的城市让我觉得非常缺少灵魂，很乏味。在这些密集的高楼大厦中，我们很难看到有历史沉淀的存在。一个好的城市，是你进去之后，能马上感受到它的历史厚度。当城市没有了时间切入点，就会变成无时间的空间。



11. 德洛尔（前欧盟主席）：我们的论坛为中欧双方开启了一扇大门，当今世界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学会共同生存，不要让世界置身于危险当中，制造战争、排外、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等。共同生存指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，它包含了道德体系、价值观、文化、家庭、经济、社会问题。



图：德洛尔，前欧盟主席

12. 钱宏（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）：只有不囿于时间、空间以及思维的局限，进而超越历史和前人的视野，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，又同时能够整合历史和前人的智慧、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，中国才会真正形成一种大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文化形态，接受世界人民的检验。
13. 钱宏（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）：复兴，远不止是整体经济的强大，更是一种天下大道的文化复兴，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，是崛起的中国处世哲学的复兴。中国应该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，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。



图：钱宏，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

14. 黄万盛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）：哈佛一个最好的学生的标准是什么？是有深刻的智慧，有责任感的社会关怀，有强烈的人文意识，能够关怀他人，能够有意识地把自已培养为可以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性人物。



图：黄万盛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

15. 黄万盛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）：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公权，不是我个人的权利，我说出来的话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，所以要求我的言论是有责任的。而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意识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其实是腐化言论自由。
16. 黄万盛：我们真正到了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，让它存在的问题真正成为全人类的问题，真正成为整个人类的困境，而不再是一个国家，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，不仅仅属于某个宗教的形态，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责任。
<http://baoliao.oeeee.com/zhibo/index1.aspx?baoliaoid=31345>
17. 任剑涛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）：社会的理性协商、成员间的合作意愿、公民的组织成熟程度，是宁静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。而国家权力受到有效限制，权力皈依伏法，心甘情愿地为权利服务，是国家力量的体现。
18. 任剑涛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）：疏解怨恨，我们强调要看政府在干什么，而真正有效地解决怨恨问题，需要政府机构、公民组织和公民个体关联地努力。只有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达成积极互动的稳定状态之后，才有可能化解社会怨恨，并使国家持续发展。
19. 孙立平（清华大学教授）：工资被拖欠，他想要工资，有什么敏感的？人被强制劳动，丧失人身自由，家属在寻找这些劳工，这有什么敏感的？在我们的社会中，有着太多的诸如此类的所谓敏感禁区，它成为我们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图：孙立平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



20. 中西方伦理标准趋于一致：随着全球变暖和资源减少，全球化将不再是竞赛，也不再是威望权力的抗争，而要变成一种合作，需要通过全球性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，目的是更好地解决一个难题，在给人类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创造更好生活的同时，减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。
21. 吴建民（外交学院原院长）：向世界说明中国，让中国融入世界。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，人家有误解，你要反抗、要批评他，但是批评、反抗不是拍桌子，不是大喊大叫，更重要的是讲道理，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，而不是感情用事。



图：吴建民，外交学院原院长

22. 罗卡尔（欧盟委员会前主席，法国前总理）：欧洲要真正全球化，对中国有利，发展中国家也要努力，要用团结的态度看全世界。有人说要在欧洲建立堡垒，这不可能，会使生活质量下降。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，（欧洲方面）也要自己找原因。



图：罗卡尔，欧盟委员会前主席，法国前总理



23. 卡蓝默（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）：中欧和欧洲社会共同面临的四个问题：如何向另一种更持久的发展模式过渡，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哪些价值和遗产基础之上的，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的成员在将来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，以及如何反思在各种层面上谋求共同利益和管理我们的生活。
24. 卡蓝默（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）：人类本身没有进步，只是技术进步了。对人类情感的追求、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来说，是不可能进步的。问题是现在的技术并不能让人类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没有鸟的春天，还值得留恋吗？现在城市里的春天真的很难看到鸟。这样的生活值得留恋吗？
25. 保罗·张万亭（前欧盟驻关协大使）：中欧双边社会间的对话，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应注重社会治理。社会治理不应该是从上到下，而应该是从下到上。我们应该利用当今信息技术和沟通渠道，使人人都成为参与世界事务管理的一份子。
26. 4天，23个城市，800多位代表，46个讨论组，第二届中欧论坛被称为有史以来中国和欧洲之间最大规模的“全社会对话”。与第一届相比，此届论坛的参与人员扩大了三倍。对于中欧合作，不仅提出了300多条有价值的建议，还发布了专门的分析报告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。